

编者按

都说湘女多情,可如果仅仅用这样的印象来形容湘女,估计我大湖南都不会答应,因为她们还可能多才、多艺、多金、多福……但是,在这里,我们不想刻意美化湘女,我们试图用平民视角贴近14个市州的女子,看看不同地域的湘女有着怎样不同的魅力。在这里,她们可能是美丽的、聪颖的、温柔的,也可能是火辣的、彪悍的、柔中带刚的;在这里,她们都是一个带着烟火气息的邻家小妹,隔壁大嫂……

细读湘女

耒阳女子,彪悍的人生无需解释



陈晓丹

资深媒体人,先后任职湖南广电《湖南广播电视报》、《金鹰报》编辑部主任、经世图书负责人、《芒果画报》主编,芒果影视作品负责人。现为自由生活家、文化围观者,艾源堂文化合创人。

耒阳女子的彪悍是不需要解释的。

据说在湖南最霸道的人中,长沙人见了邵阳人脚软,邵阳人见了耒阳人颈软。这当然是民间笑谈,但侧面证明了耒阳人的强悍。

耒阳自古是南楚之地,相比中原,楚人已是南蛮,楚之南的耒阳自然是“蛮中之蛮”。旧时这里土匪出没,老百姓用拳头求生存,养成了敢打敢拼、倔强彪悍的性格,就有了“耒牯子”之称,即使是女性,骨子里也牛气冲天,丝毫不逊于男人。

耒阳北部有个遥田镇,曾经田野烂泥,一脚踩进田里身子左右摇摆,所以叫“摇田”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,偏僻的遥田因为三个“大咖”的出现而转为繁荣。“一咖”是遥田枫冲机场,“二咖”是遥田水电站,“三咖”是煤矿。段大娘的传奇就从三个“大咖”开始了。

段大娘是朋友的妈妈,嫁到遥田镇时,婆家还穷,几间破旧的土砖房,一亩薄地养活全家。“这可不是办法”,她望着断黑就不见五指的天空发了愿:“一定要改变!”

每天忙完农活,她就鼓捣坛子菜,菜地吃不完的萝卜、刀豆、豆角、蒿头、大头菜都成为原材料,洗净切块烘干,调上湖子酒、辣椒粉、豆瓣酱等配料,

上坛密封。数天后开坛,香辣脆口令人垂涎。段大娘把坛子菜拿到市场卖,每每哄抢一空。她掘到了人生第一桶金。

遥田机场有个空军部队,部队官兵来自五湖四海,吃饭是个大问题。段大娘没事瞎琢磨,1982年她在部队旁边开了第一家餐馆。部队官兵感到很新鲜也很兴奋,出了营地就直奔段大娘的餐馆,“老板娘,来个辣椒炒肉!”“老板娘,来个红薯粉丝!”

段大娘可是头一次当“老板娘”,凭着耒阳女子的古道热肠,她张罗的饭菜又多又好吃,不仅吃出了军民鱼水情,还吃出了腹胀鼓鼓的荷包。

那时遥田部队、水电站、煤矿正在大搞建设,段大娘留心着饭铺里的各种马路消息,脑筋一边飞转,她对老公说:“我们何不开个窑砖厂,去接大工程!”两口子一拍即合,凭着三分头脑七分蛮力,起早摸黑三年,硬是发家致富,盖起当地第一栋红砖洋房。回想起当年对天发的愿,段大娘可以彪悍地大声“呵呵”了。

段大娘只是耒阳女子的代表,“敢想敢做未做之事,言出必行行必有果”是她们最鲜明的标志。追溯耒阳的人文历史,“神农创耒”“蔡伦造纸”都与耒阳有莫大关系,耒阳人的血液中就有着“敢于第一个吃螃蟹”的创业基因。

先锋派文学代表人物残雪是耒阳人,从小以敏感、瘦弱、神经质,短跑成绩和倔强执拗在学校闻名。她是中国文学界一个另类的存在,强调“自我”意识,即自我分析和自我批判,常有惊人之语。

《残雪文学观》一书出版时曾引发文坛地震,她尖锐批判王蒙、王安忆、阿城等当代名家,抨击中国

文坛“只唱赞歌不说真话”的自卑。她耿直得近于武断的作风引起广泛不适,也赢得国内外瞩目:“这是一个有反骨的作家,是当代中国独特的存在!”

残雪的耿直、独立、敢言,把耒阳女子的彪悍发挥到淋漓尽致。

不过,切不可认为耒阳女子五大三粗,她们的身材其实娇小玲珑,面容俏丽可人。唯一不同的是那凌厉灼热的眼神颇似男子,性格仗义豪放、坚韧无畏。

耒阳尚武,崇拜孔武有力,所以女英雄辈出。1929年初朱德前妻伍若兰为了掩护井冈山部队撤离,将国民党军引向自己,被俘后历尽酷刑,誓不低头:“要我同朱德脱离,除非赣江水倒流!”敌人只好残忍地将她砍头示众。她的视死如归,其实是耒阳豪杰精神的一种必然。到了当代,耒阳女子的豪杰气质广泛投射到各个领域,不管是务农还是经商,她们都有发家致富的本事,更有自我反思的胸襟。接触过很多湘女,很少有人像耒阳女子这样自我否定,她们说:“耒阳人有钱就变坏,耒阳人不读书,耒阳女人爱打牌……耒阳需要反思。”

而实际上,这只是事物的一体两面。我忽然想起残雪的自我批判,她认为自信源于直面自我的勇敢。也许这种解剖自我的胆识,正是耒阳女人的彪悍里最有价值的部分。

耒水边的女子,就像“吃石根水长大的人”。石头经万世之历练成就顽强之躯,喝了石头根里流出的水,自然有了石头的坚硬和倔强,石头的不通融不妥协。

耒阳女子刚正不阿,如牯子般执著有为,在湘女大观园中,成为独树一帜的另类。

编者按

历史上的今天,发生了什么事?你只要简单的百度一下,一个很长的时间表就把世界上这一天发生过的重大事件、出现过的重要人物一一带到你面前。此时,你会发现,有些事永远值得我们去重读,有些人的确不应该被时光淹没。我们从“历史上的今天”里,选取一个女性人物或者一件跟女性生活紧密相关的事件,用全新的角度来解读、来认知、来反思……让旧闻与新闻相互呼应,让过去与今天在此谋面。我们把这个栏目叫《“今天”的她》。

“今天”的她

“帽子歌后”留给女人的生活智慧

2012年1月3日,即5年前的今天,是台湾的“帽子歌后”凤飞飞患病去世的日子。



魏剑美

1971年出生于湖南永州。多家报刊专栏作家,出版有长篇小说《步步为局》《空城》、杂文集《下跪的舌头》等十余部。获鲁迅文学奖等奖项。现供职于湖南师范大学,硕士生导师。

当她预感到自己即将离世时,正临近农历新年,生性善良的她不愿意歌迷和朋友因为自己的离去而影响过节的心情,特地交代家人等到新年过后再对外宣布自己去世的消息。而在生前的最后一个月,重病在身的凤飞飞还坚持亲自挑选照片,提前为2012年1月和2月过生日的好友题写生日贺卡和新年祝福。其善良温婉、为人体贴的品性由此可见一斑。

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评价凤飞飞说:“她处理后事的方式也代表了她的对人的信任,而唯有与家人有浓厚的感情,才能这样来去潇洒。”其内心的温情正是源于家人敦实的爱。每个人心底都有个情谊账本,账目笔笔清晰,多得的宠溺终归要还。

但究竟是因为先得到过安稳又温暖的爱,所以才会带着善意去看待世界;还是因为始终不忘初心,不管世态凉凉也保持着内心的善良与敦厚,才会最终获取幸福呢?如同鸡与蛋,互为因果,孰先孰后,谁又能说清。

凤飞飞自小在乡村长大,十六岁就离开大溪镇的家到台北独自打拼,之后辗转于台北、新加坡等地担任各酒店的驻唱歌手。直到1971年,十八岁的她发行个人首支单曲《初见一日》,才正式开始歌手生涯。之后演唱了《燕双飞》、《我是一片云》、《月朦胧鸟朦胧》、《玫瑰玫瑰我爱你》、《掌声响起》等一系列金曲,还主持综艺节目、参演影视剧,演艺事业可谓风生水起。

客观地说,凤飞飞长相不算漂亮,甚至嗓音条件也并非特别出色,既不如邓丽君那么清澈甜美,又不如蔡琴那么馥郁醇厚。更麻烦的是,乡村成长背景造就了她咬字吐词方面的缺陷,要知道30年前的乐坛并不像现在这样以吐字模糊为时尚,字正腔圆在那时是对歌手的基本要求。可想而知,在她青春的追梦年华里,曾跌过多少跤,遭受过多少质疑。但她在刻苦训练努力提高演唱技巧的同时,始终保持着最初坦率与纯真,不做作,不矫情,用心体会歌词背后的情感诉求。正是她真诚、朴实的风格打动了观众们的心,最终成为歌迷心爱的“宝岛歌后”。

当时真正能称“歌后”的,除了邓丽君便是凤飞飞。两人歌路不同,性情也大相径庭。凤飞飞不爱抛头露面,生活平实,其演唱的歌曲也不像邓丽君的作品那样及时传入内地。她曾为了学习吐字归音,特地拜在刘家昌的门下,与邓丽君同门学艺。后来有媒体采访刘家昌问到他门下谁是唱得最好的学生,也许问的人心里早已有了答案——邓丽君,但万万没想到老师的回答却是——凤飞飞。

凤飞飞在内地传唱最广的经典之作《追梦人》被罗大佑称为“悠远情歌”,是在《青春无悔》这首歌的基础上加了四句歌词而成的,这在罗大佑的创作历史中绝无仅有,这四句是专门写给那时刚刚自杀身亡的作家三毛的。其时,作为三毛挚友的罗大佑怀着悲痛的心情,特地改编了这首《追梦人》,却并没有选择三毛生前的御用唱将齐豫、潘越云等人,而是交由凤飞飞来演唱。凤飞飞用她平实无华但余韵悠长的声音赋予了《追梦人》鲜活的生命,更是让歌迷“声声留恋”。

红极一时的凤飞飞,身边不乏追求者。但直到1980年,26岁的凤飞飞才通过凌峰牵线,遇到从事旅游业的“真命天子”赵宏琦,于是毅然决然地下嫁

当时已离异且育有小孩的他。据说,当时凤妈极力阻止两人交往,但因为赵宏琦对凤飞飞说过“不要求你煮饭、做家务,只希望回家能看到你”,让凤飞飞大受感动,不顾亲友的阻止,于1981年正式结婚并定居香港,从此隐退歌坛二十多年,专心相夫教子。凤飞飞再次复出已经是2003年之后的事。赵宏琦在2009年因肺癌辞世,没想到相隔不到3年,凤飞飞也因同样的病去世,世事之巧合不能不令人唏嘘。

人生从来没有唯一的答案,甚至也没有最好的答案。真心付出之后并不期待对应的回馈,才是真正的豁达与懂得。也因如此,才会将每一分回报视为生命的礼物与惊喜,也才会宽容生命之中出现的每一个人有意或者无意的疏忽与怠慢。据说,凤飞飞离世时就像“睡着了般安详”。临终前,她留下遗言:“我这一生,过得快乐,活得精彩。”洞悉了人生真谛和人性短长的她,以不惊扰世界的方式悄然离去,只因她已本着内心尽情挥纵过,生命之短长,又哪里值得过分在意!

凤飞飞曾在电视节目里拿自己打趣:“我没有沉鱼落雁的姿色,但是又很懒,不愿意多花时间在化妆上,结果顶个帽子就出场了,想不到效果比美女还好。”事实上也确实如此,只要凤飞飞上台,必然都戴着帽子。看似简单的方式,其实也不失为一种豁达与智慧。

有人说凤飞飞戴着帽子压抑了视野,但在凤飞飞看来却是她看待世界的独特视角——压低帽檐,遮蔽住虽然耀眼却并不必要的光芒,专心于演唱本身,因为歌词与旋律本身就是她全部的视野,就是她的世界与宇宙,就像她25岁时写下的一段话:“我从来不在生命的画布上,刻意地加上几许炫丽的色彩。”戴帽子的凤飞飞,安于她眼前的这个世界,温柔地专注于她眼前的这个世界,这或许便是她留给世人的“帽子哲学”吧。